

中华经典典藏系列

传习录

【明】王阳明 著
时玉普 编译

* 中华经典典藏

- * 王阳明传世经典，儒家的智慧传承，中国读书人的精神读本。
- * 全能大儒王阳明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上的儒家经典。
- * 知行合一之说，修心养性之道，一本书读懂阳明心学，彻悟人生真谛！开启生命正能量！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华经典典藏系列

传习录

【明】王阳明
时玉普

著
编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习录 / (明) 王阳明著; 时玉普编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8 (2016. 4 重印)

(光明岛)

ISBN 978-7-5112-6652-1

I. ①传… II. ①王… III. ①心学—中国—明代

IV. ①B248.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2552 号

传习录

著 者: (明) 王阳明 时玉普编译

责任编辑: 温 梦 李 娟 庄 宁 责任校对: 聪 慧

封面设计: 宗 浩 责任印制: 吴海山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57176917 (咨询) 010-57176935 (发行)

传 真: 010-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lijuan@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48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6652-1

定 价: 49.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经典的价值和魅力在流光岁影里永不褪色,先贤圣哲的智慧光芒照耀着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华经典孕育于自然,成长于生活 and 实践,着眼于家国,宣讲着历史中积累的智慧,展现着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魅力。为在古代经典与现代经验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们特别推出“中华经典典藏系列”。

“中华经典典藏系列”包含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书典籍、笔记小说、格言随笔等经典书目。丛书定位为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本,遴选中华文化中的经典书目,加以注释、翻译,引领大家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在编写中体现读者藏书计划的理念,所选书目遵循从“基础”到“拓展”的延伸,体现层级深入的理念,展现藏书和阅读的层次。

王阳明是明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学术思想方面继承了宋代大儒陆九渊的“心学”,以自己的体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王阳明的思想一出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当时萎靡消沉的社会灌输了生机与活力,曾国藩曾评价:“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几百年来,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海内外无数人,张居正、曾国藩、章太炎、康有为等都从中受益。

《传习录》是王阳明门人子弟所记录的王氏讲学言论及其答友人弟子的论学书信的汇编,不但全面涵盖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及基本主张,还体现了他辩证的教学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是研习王阳明心学的最基本的著作。因此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世人的推崇。

《传习录》作为记录王阳明思想的重要著作,不但影响了中国一百

多年,而且享誉海外。本书对原著进行了准确细致的注释和翻译,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阐释了王阳明在立志、修心、仁爱、至诚等方面修身处世的人生智慧,以期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王阳明的言论及其心学的基本宗旨。

王阳明的句句箴言足以让熙熙攘攘的众生驻足聆听。在你人生的旅程中匆匆行走的时候,不妨翻阅这本充满智慧和思辨的书,它会让你得到心灵的澄静和精神的富足。

为编好此套“中华经典典藏系列”,我们特别成立了“中华经典典藏系列”编写委员会。编写委员会集合了多位有多年出版经验的编辑和专家,参阅了大量资料。这些相关的资料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熔铸新编,让我们得以完成这套“中华经典典藏系列”。

尽管如此,书中难免错误纰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上 卷

徐爱录	1
徐爱跋	32
陆澄录	33
薛侃录	91

中 卷

钱德洪序	136
答顾东桥书	139
答周道通书	181
答陆原静书(一)	192
答陆原静书(二)	196
答欧阳崇一	217
答罗整庵少宰书	227
答聂文蔚(一)	237
答聂文蔚(二)	247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260
教约	263

下 卷

陈九川录	266
黄直录	285
黄修易录	296
黄省曾录	306

钱德洪录	315
黄以方录	360
钱德洪跋	384

上卷

徐爱^①录

先生于《大学》“格物”^②诸说，悉以旧本^③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④。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⑤。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⑥，处困养静，精一之功^⑦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⑧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警欬，或先怀忽易忿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注释】

①徐爱(1488~1518年)：明代哲学家、官员，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是王守仁最早的入室弟子，也是最得意的弟子，有“王门颜回”之称。据传，还是王守仁的妹夫。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及第。曾任祁州知州、南京兵部员外郎、南京工部郎中等职务。下文中的“爱”即徐爱的自称。

②格物:推究事物的原理或纠正人的行为。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致知,意为扩展人心本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对天理人性有完善的认识和理解。

③旧本:此处指郑玄作注、孔颖达疏解的《礼记·大学》。

④先儒:此处指程颢、程颐 and 朱熹。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号明道,洛阳人,官至监察御史。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号伊川,曾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正殿说书。程颢和程颐兄弟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同为教育家,更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卒谥文,徽州婺源人,曾任秘书阁修撰等职。他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对当时和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世称“朱子”。其著作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误本:在宋仁宗朝以后,《大学》逐步受到重视,以单行本发行。二程认为其中存在错简和阙文,朱熹便依据他们的意思调整了《大学》的次序,将原文划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对文字作了修改,增加了传一章,完成重编过程。王守仁认为《大学》原来并无错误。

⑤“断断乎”句:意为花上千百年时间来等待圣人的出现而不感到迷惑。惑,意为明辨不疑。语出《礼记·中庸》:“故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处以反问的语气来表达肯定。

⑥居夷三载: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为受宦官刘瑾陷害下狱的御史戴铣等上疏抗辩,被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当驿丞,为期三年。龙场当时尚未开化,故称“夷”。

⑦精一之功:意为精纯的功夫。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⑧炙:喻受到熏陶。

【译文】

先生对于《大学》中“格物”等多种观点,都是以“旧本”为准,即朱熹所说的存在错简和阙文的那个版本。我刚听说时感到很是吃惊,进而产生怀疑,

后来,我耗尽精力,费尽心思,相互、交错进行比较分析,又向先生本人问询。经过先生的悉心指教,我终于明白先生的学说有如清寒的水、炽热的火一般,至刚至柔,先生完全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花上千百年来等待圣人的出现而不感到迷惑”的人,是真正的君子。先生天资颖异,聪慧明智,为人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修边幅。人们往往只看到先生年少时的豪迈性情和不羁作风,又曾经热衷于诗词文章,沉溺于佛、道二教。所以,乍一听到他的这些学说,都觉得标新立异,荒诞不经,并不屑于深入研究。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先生在贬谪贵州的三年里,于艰难和困惑中修养神性,静思己身,精一的功夫已然超凡入圣,达到十分精纯的境界了。

我有幸能够在先生门下亲聆教诲,朝夕相对,深切了解先生的学说:刚刚接触时感到浅显平易,仔细研究后就觉得高远深厚;乍看起来似乎粗疏不精,认真钻研就觉得精妙绝伦;初始接受好像很平淡无奇,深入探究却难有止境。十多年来,我竟然没有能够入门。当今的学者,有的仅与先生有一面之缘,有的从未听过先生的谈吐,有的甚至先入为主地怀着轻蔑、怨恨的心态和激烈的情绪,没谈上几句就急于根据传闻臆说,随意揣度,妄加评断。这样怎么能够真正理解先生的学说呢?跟随在先生身边的学生们,聆听先生的教诲,经常是学到的少而遗漏的多,如同相马时,只看到马的雌雄黑黄等外观而忽略了千里马的本质特征。因此,我把平时听到的先生教诲全部记录下来,私下里给同学们看,相互之间推究订正,希望能够不辜负先生的谆谆教诲。

学生徐爱书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

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①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②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③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④‘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⑤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⑥，‘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①“如云”之后所引之语皆出自《大学》。

②亲亲仁民：语出《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③“舜使契”二句：舜，传说中上古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契，帝喾之子，舜的臣下，因为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封于商，成为中国商朝的祖先。舜封契为司徒，掌管教化之职。敷，散布，施与。五教，五种伦理道德，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④“《尧典》”句：克明峻德，语出《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俊，通“峻”，高大。明明德，语出《大学》，意为弘扬光明正大的德行。

⑤“以亲”句：语出《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⑥修己以安百姓：语出《论语·宪问》：“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译文】

徐爱问：“朱熹认为《大学》中的‘在亲民’应该写作‘新民’，后面一章有‘作新民’的语句，好像可以作为依据。先生却认为按照旧本写作‘亲民’更为合适，也有什么根据吗？”

先生说：“‘作新民’中的‘新’字，是自新之民的意思，和‘在新民’中的‘新’不同，怎么能够作为根据呢？‘作’虽然与‘亲’相对应，但不是‘亲’的意思。下文中‘治国平天下’等处，对于‘新’字都没有创造性的阐发，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这些都是‘亲’的意思。‘亲民’就像《孟子》中所说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爱的意思。百姓不仁爱，舜就让契担任司徒，对百姓们进行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们互相亲近。《尧典》中说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亲民’就是兼有教化养育的意思，朱子说‘新民’就有些片面了。”

二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①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②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③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注释】

①知止而后有定：语出《大学》。朱熹将“知止而后有定”解释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语出朱熹《大学或问》：“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

②义外：语出《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和告子对于人之本性有着不同的观点。孟子反对告子把义看作是心外之物，认为仁和义都在人心之中，这不仅是道德之知，更是天赋之知。

③本注：即朱熹《大学章句》第一章注：“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译文】

徐爱问：“《大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是说万事万物都有其

特定的道理,这似乎与先生的学说有矛盾、相违背。”

先生说:“在具体每一事物上探求最崇高的善,就是把义看成是外在的了。至善是心的本然状态,只要‘明明德’达到精一的境界就是至善了,但这一过程并没有与客观事物相脱离。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只有‘穷尽天理而心中无一毫私心杂念’的人,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①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②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③,却是须有这诚孝

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④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①心即理:王守仁学说的核心命题,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性即理)的分野。宋代理学家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动性作用。王守仁将其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

②温清定省:形容对父母尽心侍奉。语出《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温,冬天让父母温暖。清(qīng),夏天让父母凉爽。定,夜里让父母安睡。省,早上向父母问安。

③条件:逐条逐件,即一件件具体事项。

④“孝子”句:语出《礼记·祭义》。

【译文】

徐爱问:“只在心中探究、寻求至善,大概不能穷尽天下万事万物所蕴含的道理吧?”

先生说:“心即是天理,天下哪还有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事物和道理?”

徐爱说:“像服侍父亲的孝心、辅佐君主的忠心、结交朋友的诚意、治理百姓的仁爱,这中间有许多道理存在,恐怕也不能不加以考察。”

先生感慨地说:“这种观点已经蒙蔽人很久了,不是一句话就能讲明白的。现在姑且就你的问题来谈一谈。比如侍奉父亲,不能从父亲那里求得孝的道理;辅佐君王,不能从君王那里求得忠的道理;结交朋友、治理百姓,不能从朋友和百姓那里求得信和仁的道理。这些道理、信念都在我们心中,人心就是天理,人心不被一己私欲而蒙蔽,保持纯净、纯良,就是天理,不需要从外面添加一点一滴。这种纯净、纯良的心,表现在侍奉父亲上就是孝,表现在辅佐君王上就是忠,表现在结交朋友、治理百姓上就是信和仁。只要在心中下功夫摒弃私欲、修身正己、存养天理即可。”

徐爱说：“听先生这样说，我已经觉得有所醒悟。但过去的观念还是萦绕心中，不能够完全摆脱出来。比如侍奉父亲，要使其冬暖夏凉，还有早晚请安等许多细节，不还是需要重视吗？”

先生说：“怎么能不重视呢？不过要分清主次，明白重中之重是摒弃私欲、修身正己、存养天理这些方面。像父母冬天的保暖问题，仅仅是要尽自己的孝心，不得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像父母夏天防暑的问题，也仅仅是要尽自己的孝心，不得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份心。心中如果没有私欲，天理至纯，是一颗虔诚孝敬的心，冬天时自然会想到父母的寒冷，于是就会去寻求保暖的方法；夏天时自然会想到父母的燥热，于是就会去寻求防暑的方法。这都是那颗虔诚孝敬之心所产生、发散出的结果，但必须是有这样至纯至孝的心，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用树木来做比喻，虔诚孝敬的心就是树根，那许多体现出来的具体事项就是枝叶，必须先有根，然后才会有枝叶，而不是先找到枝叶，然后才去种树根。《礼记》说：‘深爱父母的孝子，对待父母一定会很和气；有和气的态度，必定有愉悦的神色；有愉悦的神色，必定有让父母高兴的表情。’必须有深切之爱作为根本，就自然会这样了。”

四

郑朝朔^①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②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

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注释】

①郑朝朔(1476~1513年):名一初,字朝朔,号紫坡,广东揭阳人,官至监察御史。王守仁任吏部主事时,其为御史,曾向阳明问学,是王门首位潮籍弟子。卒于正德八年,年三十八,王守仁做《祭郑朝朔文》。

②学问思辨:语出《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译文】

郑朝朔问:“至善也必须从具体事物上探求吗?”

先生说:“至善只是使自己的心达到天理至纯的境界,怎么能在具体事物上获取呢?你举几个例子说说看。”

朝朔说:“例如侍奉父母,怎样才能做到防寒降暑适度,怎样才能做到侍奉赡养适宜,必须探求个标准才算是尽善尽美。所以就有了学习、探究、思考、分辨的功夫。”

先生说:“如果仅仅是寒暑适度、奉养适宜的问题,只需一两天时间就可以讲清楚了,还需要什么学问思辨的功夫?为父母防寒降暑、侍奉赡养时,也只要自己的心至纯至精,顺应天理就行了。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就要不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所以,即使是圣人,也还是要加强‘惟精惟一’的功夫。如果只是把那些表面的礼节仪式做得恰当,便称之为至善,那么,现在的演员在舞台上恰当地表演了许多对父母保暖防寒、侍奉赡养的礼节仪式,也可以称之为至善了。”

徐爱在这天又有所省悟。

五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①之训,与宗贤^②、惟贤^③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爰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④。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明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思？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思？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爰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⑤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